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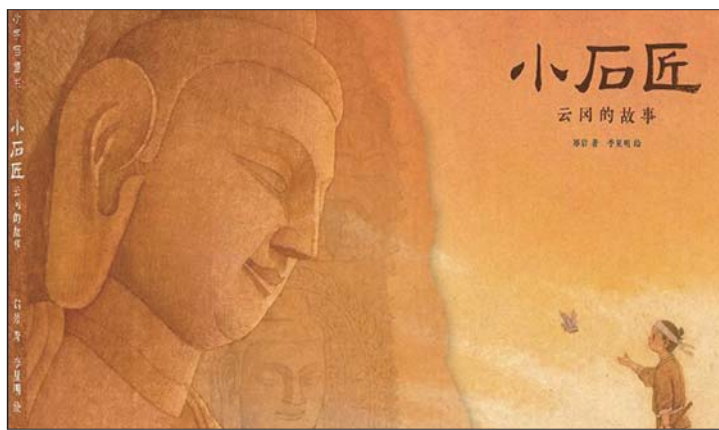
他们要开凿五个大洞窟。第一步是“斩山”，在山脚切出一个笔直的立面。第二步是向深处开凿洞窟，开凿的巨石被运到城里，用来建造宫殿和寺院。

大学者写小石匠 小绘本有大格局

考古学家为孩子们写绘本,讲述云冈石窟的故事

近日,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郑岩推出新作。与以往高大上的学术著作不同,这次他的新作竟然是故事绘本,书名叫《小石匠:云冈的故事》。

图书一经上市,在读者中也引起热烈反响。为什么一部小小的绘本能激起如此巨大的水花?



《小石匠:云冈的故事》封面 郑岩 著 李星明 绘 海豚出版社出版

□齐博尔横

看见生命的美好: 写给孩子的祝福

首先,《小石匠》讲述了一个生动感人的成长故事。

公元460年,小石匠随师父从凉州来到平城(今天的大同),为皇帝造佛像,开凿了后来的云冈石窟。面对庞大的武周山,面对茫茫的未知,他们从斩山(就是给山辟出一个立面)开始,一凿一凿地创造。

师父雕凿大像,小石匠学着造小像。

一开始,小男孩有很多不解,他问师父:“为什么佛像的鼻子和我们不一样?”“为什么眼睛和我们不一样?”……

师父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只告诉他:“本来如此。”

如此不苟言笑,小石匠只能把问题都藏在心里。

还好妙朱来了。她是个活泼开朗的鲜卑族女孩,跟着贵族父母来武周山为自家的佛像出资捐功德。她和小石匠年龄相仿,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她带小石匠观察蝌蚪的尾巴,仰望飞翔的大雁,细数雪花的花瓣……她每天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却让只会按照范式雕刻的小石匠感受到了喧嚣奔腾的生命。这时,他再去造佛像,就把这些触动带进了他所雕琢的作品中——小石匠找到了自己的佛。

“开凿新窟耗尽了小石匠年富力强的时光。叮叮,叮叮!叮叮,叮叮……高高的武周山像是立在云彩上。很多年以后,人们把那里叫做云冈。”正如扉页所书:“史书没有记下小石匠的名字,但他的故事却留在了石头上。”

在小石匠的故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懵懂的孩子成长为一位成熟的匠人,更见证了无数

无名者创造文明的大历史。而在时代的洪流中,我们绝大多数人不就是一个一个小石匠吗?

大师小作: 小绘本里的大格局

不过,《小石匠》没有止于故事,在它虚构的情节背后,是极其严谨的专业知识。

文作者郑岩,考古与美术史学者,北大艺术史系教授;绘者李星明,丰子恺奖首奖获得者,央美绘本工作室毕业的新锐插画家。强强联合,薄薄的册子便有了厚重的丰实。从历史角度阅读,《小石匠》映射了真实的存在。它不仅写实地描绘出北魏工匠们的工作场景,还在故事的流动中呈现出当时少数民族汉化、多民族融合的社会场景。

以妙朱的衣裙为例,鲜卑是个尚武的游牧民族,喜欢穿上下身分开、窄袖的服装,而她身着汉家小姐宽袖的及地长裙。这是因为,在公元460年左右,北魏的主政者们都崇尚汉文化,极力推动了鲜卑族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汉化改革。其实,不仅是衣衫,从妙朱的名字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中原文化对少数民族的这种影响。所以,小小的绘本讲的不仅是小人物的成长史,更是中华民族兼收并蓄、不断壮大的过程。

在艺术史层面,《小石匠》呈现出云冈石窟艺术流变的过程。故事中所说的“古法”就是老石匠雕刻的佛像。他们高鼻深目,脸型丰满,双肩平展,保留着许多异域色彩,体现云冈一期造像的特点。这时佛教刚传入中国不久,还保留着其起源地印度的这种犍陀罗风格。而小石匠开创的“新样”呈现了云冈二期的风格特点:佛像越来越贴近“本地人”。他们的面容更加符合中原人的特征,袈裟也更像士大夫的宽袍大

袖。如是,在故事的推进中,我们还看到了佛教造像艺术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本土化的过程。所以,读者下次去参观云冈时,不妨带着《小石匠》和实景比照一番,深度感受一下石窟艺术的流变。

在考古领域,《小石匠》融入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每一帧图画都经得起考古学家的考证。以开凿石窟的具体步骤为例,根据彭明浩老师的最新研究成果,云冈不是先开一个窟再进里面雕刻佛像,它是从上往下一边开窟,一边雕刻佛像。所以,书中的大佛像身体还没有轮廓,头部已经逐渐清晰。再如,小石匠和师父坐在山顶吃晚饭,远景为僧舍中的点点烛光,这一景象与现在云冈窟顶留存有明代云冈堡的景观大不相同。它是郑岩老师根据最新出版的《云冈石窟山顶佛教寺院遗址发掘报告》,特意安排还原的北魏窟顶的寺院风貌。

除了这些大场面,绘本中的小细节,像知更鸟、山顶的狼毒花,甚至挤在人群中的一条狗,都经过了严格的考证。所以,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杨泓先生评论说:“历史绘本是一门智慧与美相结合的艺术。其文字脚本要简洁生动,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力求符合历史真实。其绘画要线条流畅而色彩绚丽,图像应力求复原历史真实情景,又显示画家个人的独特风格。描绘历史文物和考古标本时,切忌变形夸张,务求比例真实,有时多一分或少一分,会导致全形皆毁而历史感消失。《小石匠》的创作,虽非白璧无瑕,但成绩令人惊喜。”

总之,虽然《小石匠》是一本轻盈的小书,背后却凝聚了无数学者的心血,承载着厚重的学术研究成果。作者与绘者成功地将学术成果转化为生动的故事,让我们得以在方寸书页中品味人生、历史和艺术。如此苦心之作,堪为中国历史绘本的里程碑。

□武夏

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虽然是故事绘本,可是《小石匠》里面的门道不少。可以说,这本书写的每个字都有所据,画的每一笔都有所本。

之所以门道多,是因为这个绘本的作者可是真正的行家。文字作者郑岩教授是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在汉画像石、魏晋南北朝墓葬壁画、佛教造像等领域潜精积思,对古代工匠个人的创作思想更有着持续的关注和思考,因此该绘本以小石匠的叙述口吻展开也是作者的“匠心”所在。

在构思绘本的文字方面,作者矜句饰字,可谓每一句话都是一段浓缩的历史。如绘本开篇“公元460年的一天,小石匠跟着老石匠,和昙曜法师一起,登上平城西郊的武周山。”作者用一句话概括了两条信息:其一,点明了《魏书·世祖纪上》中记载的太武帝于太延五年(439)八月征服凉州(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后,将大批居民迁徙至平城,建设京师的史实;其二,呼应了云冈石窟研究者们研究成果,他们通过对河西走廊北朝早期石窟与云冈石窟造像的风格,指出开凿云冈早期洞窟的工匠主要来自河西地区。

又如第9页中老石匠说“我的佛藏在山岩里”,暗含了佛教徒在经历了太武帝的灭佛运动后,为了能让佛法永存于世,昙曜于和平初年(460)奏请文成帝在武周山开凿五座洞窟的起因,正如《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石窟寺》中所言:“物之坚者莫如石,石之大者莫如山,上摩高天,下蟠厚地,与天地而同久。”

第39页中,作者写下:“老石匠向主持下一期工程的高僧力荐小石匠,让他单独负责一座大窟的开凿”。看似一句普通的过渡性话语,实则举重若轻地交代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变化。孝文帝即位后,与太皇太后冯氏共同执掌朝政,而昙曜作为文成帝、献文帝时的沙门统被边缘化。第二期洞窟中的第5、6窟可能为冯太后的宠臣钜尔庆时主持开凿。绘中小石匠负责开凿的第6窟即属于云

冈第二期洞窟,也是云冈石窟中最为精美的洞窟。学者彭明浩在《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中推测该窟开凿用时8年,因此在绘本中,我们看到了四季交替、岁月更迭。

在第32页中,为了简要地概括和说明云冈石窟造像风格的中国化,作者巧妙地以当时人的视角,称呼为“古法”与“新样”。老石匠人的“古法”指代云冈早期造像所表现出的外来风格,小石匠的“新样”指代孝文帝太和改制后佛像穿上像汉族士大夫的褒衣博带式袈裟。文中所讲小石匠负责雕凿的大窟,即为云冈二期佛教艺术中国化后的代表洞窟。

这样的例子在绘本中不胜枚举,如此言简意赅的用词其实流露出作者对于云冈石窟背后复杂历史变化的深刻理解和高度提炼。

在绘本图画的设计方面,同样反映出作者的深思熟虑。我们现在看到的云冈45个主要洞窟是经过文成帝和平初年(460)至正光年间(520-525)六十余年陆续雕凿而成,那么云冈石窟在最初开凿时是什么样的景观?在画面中该如何体现?这是绘者李星明在设计过程中要直接面对的问题。对此,作者充

分考量了历史文献与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如在开凿初期仅绘制了昙曜五窟中的三个洞窟,即现编号为第18、19、20号的洞窟,这是参考了学者杭侃的论文《云冈石窟的开凿工程》,文中指出这三个洞窟为一组,是昙曜五窟中最早设计开凿的。

虽然《小石匠》是一本轻盈的小书,背后却凝聚了无数学者的心血,承载着厚重的学术研究成果。作者与绘者将复杂的问题用形象生动的文字与画面精妙地呈现出来,从无数考古与历史材料中凝练出的文字又非常富有哲理,成功地将学术成果化解为生动的故事。如此苦心之作在目前市面的绘本中可谓屈指可数,这也让我们重新反思绘本的功能和意义。关心历史是每个人内在的基因,对于我们如此,对于孩子亦然,如何将历史有温度地传承给下一代,这本书给出了很好的答案。(本文作者为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讲师)

《小石匠》里都有哪些门道?